御製逍遙詠卷第二 書 伊[illegible]

人叙眼前悉
凡情處世以近事娛心
逐利眼前未知於道矣
何曾利益心
皆彼至理況滯常情絕無
向道之心豈有利他之行
愚迷終淺見
顓愚昧道於理不通濟令
訪以義方終成浮淺矣
達者智高深
逞士之智得用不群妙
出希夷高超物來矣
昔行須知應
未聖人之道誠欲待行實契玄
亨所謂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報應
服然若影響尓
餘亙愛力不任
非常之人
必有非常
之事若非其流則憂不建故
易云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經書無限意
古先典籍百王之道其意蕪
殊志在乎導生育物者矣
稽古便同令
夫聖人者見真素抱淳朴乃
稽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也
逍遙安且定
放曠自得是曰逍遙
方圓不違安而且定
但信莫懷疑
優游之旨信者方適但執
之以心誠莫懷之以疑憲
大海波中水
滄溟浩汗渤澥渺瀰雖目
浪以滔天亦任負而自若
狂風樹擺枝
動風鼓怒大樹根搖任動
息以不常乃隨緣而無變
樂天分造化
樂天知命秉正守中澄閑
適之本源分造化之深力
慧眼細觀之
究非流之要道違真假之本
根慧眼明觀無細不鑒矣
方寸無諸惡
積善於心仁者之行是以方
寸之內不管藏於諸惡爲
恒將利益持
夫利於物者是聖賢之行
故天道福善見神助順欲
久而且長必常利益
於人則任持可久矣
恍惚人難曉
恍兮惚兮理超情外
無象之象故曰難曉
天仙語默玄
真人契理道幽洞微體語
詮以忘筌處寂默而感妙
修心無道理
夫欲食心息慮而背
真常則於道彌遠
終日自恒然
依道用心者則終日必成專
己師心者則寸陰虛擲也
我命真中

恍惚人難曉無象之象故曰難曉天仙

語默玄眞人契理通幽洞微語論以忘筌處寂默而咸妙修心

無道理夫欲修心息慮而背眞常則於道彌遠終日自恒

然依道用心者則終日必成專已師心者則寸陰虛擲也我命眞中

趣稟天之命依道之性言趣咸眞道遇自若長生認宿緣嚼夫

壽域以久以長若匪宿緣曷致能事機權鐃使用夫達道者至於

無為機權之智何所用哉聖事不虛傳動必全眞開物成務聖人

之言豈虛也哉

清虛閑靜得妙本湛然寂寥沖寞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斯得

道之眞體故老氏曰執象罔以靜之徐清也奉道見眞歸道者

虛極之得妙用無方故澄湛內心精要儀軌必觀乎眞妙尋乎道源契合皆

堪用夫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無外其微無內契會有方應用無遏者矣

因緣事好依因緣生發原始及終依眞淨而得契無為而成也

精誠求諦信精思諦求神凝感徹眞應功成可以左馭青龍右乘

白虎者也須有是兼非自洗滌散朴大道不行是非蘊作聖人修

而化之和光而同塵也豁達幽深遠日流六虛傳遊無外斯可尋道

之源觀道之用也奧妙入玄機探賾索隱鈎深致遠窮衆妙之門入

杳冥之際是謂玄之又玄

清靜人安樂人之所以多憂患者皆由嗜欲之不節勞慮之未息

若欲滌除情滓令神氣清淨則自然安閑而悅豫爾恒持要久長

夫為善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若守清靜以為恒德久而不渝則可以長保其元吉

秋天澄皓色皓氣充乎內也則如秋天之色澹然而虛白矣春

日發輝光靈秀發乎外也則如春日之輝煥然而滋麗矣一氣

運物生沖和一氣亨毒萬類考其用則

秋天澄皓色 皓新充乎內也則如秋天之色澹然而虛白矣

春日發輝光 靈秀發乎外也則如春日之輝藹然而滋衆矣

一氣從初立 沖和一氣亭毒萬類考其用則造化之樞輿也原其體則恍惚之精真也所以至於道者在乎抱一而已

三才位不忙 三才統位四時乃序生死由乎天榮枯繫乎命則理不可以違而亂其常人不可以躁而濫其遲也

群生如似夢 擾擾黎元孰明虛幻為色所盲為聲所聾局莊生之化蝶類鄭人之失鹿得非如夢寐乎

甚處得馨香 人不知道則溺逵成滯至于沒齒無善可播則馨香之德無所聞也

道者強名立 道本無名強名曰道既為萬化之祖叉開衆妙之門始一氣以渾成終三才而定位絪緼而長何莫由斯

清虛隱顯深 清虛之理隱顯相生彼我玄同逍遙自得

欲行千里路 千里之程起於足下萬殊之變唯道是歸

別採一般心 真一之心玄之又玄以其無為之功大也雖日用而不知是得言乎別採矣斯亦強而名之

景象空天遠 景中之景象外之象變彼真空明玆妙理其或憎而求者猶天之遠安豈及哉

何勞意馬尋 既昧真源徒奔意馬沉劍刻舟勞而無益

玄談通智慧 極玄妙之談本智慧而通也

曩劫至從今 夫聖人之心憑智慧之照得玄元之妙用悟虛無之至理則曩劫至今不為遠也

宜搜多景趣 搜奇抉異景趣滋繁雖馳騖於襟靈而未乘於沖默

悟則頻神清 形者神之宅今既體道無外悟物非有不皦不昧寂兮寥兮清思阜安頻超塵累矣

拘束終難得 德量曠然若其空谷普方可希夷情性煙霞傳侶未有尚拘丗態羈類成滯冀遠於道得非難哉

沖和入道情 大道之體本乎沖和得之純純若嬰兒之未孩也

知微通理生 精義入神以致於用故能知微

滋

世態闕類成滯眞遠於道得非難哉

冲和入道情 大道之體本乎冲和得之純純若嬰兒之未孩也

知微通理性 精義入神以致於用故能知微知章會通理性窮於妙本矣

滋味好研精 研精覃思探味道法行之不息轉益清虛尓

妙用天然法 理自玄應化之氣主雖僉鍊之門有諸而自然之用顯著矣

陰功蘊大名 聖人得道之妙也功侔造化息被億兆百姓雖注其耳目而日用不知故能成其大也

氣類須相假 二儀氣分萬類萌漸皆相假借自道生之

陰陽造化成 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自然之道變化之理以成於功也

離凡知有聖 得大藥者還神固身玉髓金骨名繼三清列眞人位矣

得外更求精 雖得玄元之道更須採擷精微有無相生爲金丹根蒂也

先秘庚辛理 至藥假陰陽合養以白金爲始是以聖人秘而寶之

後傳戊已名 土能生金王於四季雖無正位用且不窮子母之名傳之有自矣

眞鈆歸一體 玄功歸一萬象始生妙用通靈而歸大道也

交感自長生 金丹應日月交會感四氣循環成而得之證長生久視矣

天界殊勝理 三天之界既在杳冥之際仍居罔象之先究其理者則超然殊異勝絶不可得而言也

凡愚不易知 仙凡路隔愚智道殊故三天之理未易知也

曩因誰可究 鍊行之功動乎生劫不知其道從何所生浩情先因其誰可究

淺近故懷疑 圓穹之廣滄海之深窺管井蛙信之同是知淺近之智故懷疑也

的實歸眞性 去華務實返朴閙眞萬變雖殊可以執一而御之故歸眞性矣

區邪入正持 行無私邪情絶貪慾故聖人取合受之腹去妄視之目執持大象善入無爲

樂耶親大道 無爲之樂體乎清靜除寂察之政化淳淳之民故舊

物歸 服應自然之 契玄妙之功達自然

樂耶親大道　察之政化淳淳之民故萬物歸往也無方矣

報應自然之　契玄妙之功達自然之道迹越物表應用

知之修鍊法　知彼聖道理極沖虛乃可修持法之為則矣

便是聖中人　達其修養之道可以駕鶴驂鸞陰符云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有象虛無境　有象曰形虛無曰理是以聖人垂彼有象之儀用顯無極之道矣

邪緣不見真　群動妄垢奔馳幻邪迷彼嗜欲之情不覩真一之理矣

恒持功行益　夫至人者無自保守積行可持乃務日益之功以至無為之道

響應甚平均　功濟道著其行必均若谷傳響應無不失

渾然天地理　道者混然而成乃在天地之內故道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大道徧乾坤　希夷至理其大無極況乎二儀不亦徧矣

伏藏終不見　至道幽微難於言象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有如伏藏難以觀聽者也

巧拙是兼非　天賦其性道且不違或巧有機固或拙多魯鈍若非若是俱在闇鈴

至道光懷古　至真之道亘古亘今欲慕而行者則像其昔而師其道焉

周通隱聖機　智周萬物日聖不滯一闇日通聖人維綱物周通而尚隱機於所化爾

清天何物性　清氣為天自然之理於彼萬物何所滯其性乎

濁地故相依　濁氣為地性本如然陰陽相待故可依矣

修鍊真堪惜　夫修之於內身則感之於外氣澄洗濁而歸淳素息嗜慾而保長生在修鍊之門故真謹愛惜矣

疎慵有順違　道體恒周本無近遠若疎慵而不奉行者乃有順違之事焉

夢寐其中物　以求入欲存亡未辯髣髴之狀其猶夢焉

常人

真人至術遠俗出塵

蒙窮其中物
瑞之狀其猫讀焉
常人

何得知
真人至術遠俗出塵凡庶之流安可知也
陰寒三數

變
按陰之氣制伏餘數力不日由三數皆變故云子水數一乍火數二合而成二

者也
陽暖兩相宜
陽性剛暖能生至陰二氣相宜大衆功著矣
宿

卅終皆有
慕道求真背塵離俗若匪宿有妙性何能知乎長生者哉
無

緣勿強為
欲臻至理必藉階緣儀鮮宿因皆為強立也
真鉛歸

至道
借鉛為母丹成鉛謝靈永稱存歸乎至道爾
龍虎笑華

池
陽龍也陰虎也二物共為變化神水華池妙道備矣

形影隨人得
聖人取象考績玄功成陰之形取陽之數羽客隨之

久而抱持故沖虛經云形枉則影曲形端則影直也
精修道不迷

上士欲吐故納新怡神鍊氣所尚沖寞如寂玄關徹視聽於希夷肆閑情於惚恍迫

研窮深理路
唯恍唯惚物象難求杳兮寞兮至理淵深其或研精

而覓探賾而尋亦焉得矣
造化隱端倪
太初之道真一之源權輿

又地茂養萬物不為長短之相生直為有形之類母
雲引龍吟穴

雲行雨施龍吟霧起故易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
風生虎嘯溪

雲既從龍風亦從虎矣
少知愚豈解
夫希夷之理易象之微聰

明深智方乃探賾覓懸脈而知也
南北與東西
且願蒙之華達

於方陽亦猶然年藏天不知天之高終日飲海不知海之闊豈可語道之玄妙乎

鸞雀不生鳳
修鍊之法品配有宜氣類不同枉施功用譬夫

鸞雀不產於鳳皇矣
陰陽一氣全
陰慘陽舒雖分二位同本大道

而得發生故皆全於一氣也
無窮深可及
道之為體也虛而無

極妙而至深緣以迎隨起乎視聽若存神以叩之則亦可及也
境象理推

遷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而晝夜運行寒暑代謝間不容髮皆自然之理
奚益

其形化
百歲光陰如駒過隙隨化如遷理之常也欲[illegible]

遷
寒暑代謝間不容髮皆自然之理
奚益

其形化
百歲光陰如駒過隙隨化如遷理之常也欲固益其形骸若非道何以哉

平章語默玄
修養內丹商較至道或語或默皆叩玄關
終

身何所役
士之為道也苟能達其寵辱知其止足則可以優游度世何勞役之有哉

道本豈私焉
至理坦然本無私徇群情逐物自背天眞則知迷悟在人非道使之然也

自在無拘束
精通靈而感物神動氣而入微自然而然無在不在道之行也一以貫之若然則復何拘束哉

逍遙裏外安
得逍遙之妙者猶勝六志所以養其內也爲鎬百衆所以養其外也內則精神冲淡外則血氣平和是得來裏務康矣

頑情終不見
凡人之情不能固其形存其神者終不能見彼長生之術也

聖境類乎端
端謂端倪也莊子曰和之以天倪斯亦聖人窮神之絕境矣類此一言旁該萬化

機智將

何用
既道有端倪乃自然之分也故聖人立法導民之心各使自然必背之者非也夫如是則惟機與智將焉用之

幽深大道寬
道之大也幽而不可見深而不可取然爲萬物之宗是得言其寬矣

區分能解意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區以別矣分而用之則可以懸解逍遙之旨也

四季一

周看
節宣其氣動靜合宜信一指而有微雖萬機而無擁至若歷周回序驥然自得因時之妙愈有可觀

求得眞宗一
抱守淳一冲和乃全爲道之基養育正性故得一之理契乎眞宗也

深知萬象清
覆載既廣萬象居中既賤眞宗遂能齊物紛紜異類長短相形各復歸根成資於道

自然通感應
陽唱陰和感召自然成物之務以通乎幽與者也

意外別長生
羽化既後之道在乎意出象外跡雖區中不爲物拘自內時數何長生之理不明哉

數

古身何措
劫上古之風守知白之道舉
昔今變

…牛形自形時數何長生之理不明哉

古身何措 劫上古之風守知白之道舉措合度雍乖以否不怠行之愈加光大

輝華日瑩明 法道崇德立身揚名若杲日麗天輝華攝物消然明瑩也

誰窮天地理 清濁異立剛柔不等法而象之體而制之窮其根源者其唯聖人乎

去住兩無成 陰陽既叙乾坤並列或去欲求此則物無成功若術察仰觀則道可全濟蓋造化交感六冒無象也

不醉迷如醉 修鍊之者不考五行之精因究真一之道不授訣於至人如迷醉者也

猶貪巨鼎杠 九牧之金鑄鼎象物非可救也今貪而杠之愚而舉之蓋不度其力自取其咎也

通玄求得一 既通玄達妙曉天清地穿欲貴妙用須假得一之道矣

清靜更無雙 至人皆清日淨耳絕學無憂抱一守一蓋無變也

鸞鳳栖瑤渚 鸞者赤神之精鳳者九苞之瑞衆鳥所宗非瑤渚至池而不棲止亦由妙道非至人而不得也

天津墜漢江 銀河直寥廓漢江貫吳楚洪源長流所潤深達矣

欲窮何所似 欲究玄微將窮本末乃以比與而寓言之

夜月透雲窓 良夜將深皎月如晝透雲入窓照有餘輝[illegible]知道之明也

利鈍猶根性 利也本真之性蓋其明了鈍也執言滯教動合於俗斯乃根性淺深迷悟懸遠

無緣枉用心 無宿昔之緣背虛無之理雖手不釋卷口不輟誦徒自勞神枉用心矣

邪求皆是相 合奇佩羨衒異露言涉形象之蹤皆拘執之相矣

正定理玄深 外絕攀緣內守純默妙極無攀其理玄深

巧拙高合識 賢愚不侔用捨有異然於臨事盡謂高奇不矜伏藏自棄巧拙唯高識之士能鑒之也

輕浮力不任 不執取中動違理道自貽覆餗蓋力不任也

大乘道

吾夫運載之功其利廣大雖言而不…

力不任不執於中動違理道自賭覆鍊蓋力不任也大乘道

語默運載之功其利廣大雖言而不礙於有雖默而不滯於無玄中又玄
通乎妙道矣稽古便知今稽古之言鑒照之用虛妙應物不言
自化知今之道莫大斯矣
笑盡人間事大道沖妙非愚所知雖聞類面臨而譏肆其輕忽矣
到頭惣不知殊不知世間萬法因道而形因物而名泊乎致詰莫
我知之信心終是實欲求玄解無如自信其心信其心則歸於
實矣如日瑩無欺其道不昧內照靈源亦猶大明并天則無所不
燭矣舉措持恒久執理持行恒不失儀故老子云終日行不離輜
重其斯之謂矣貪生卻似癡苟送至眞嗜欲不慚貪生而喪生愚
之甚也善緣銷惡起以善為道則惡不生其猶舉善而教否歟
惠愛賚將施是以聖人布惠流愛博施於民而不離道者矣
五金并八石銀鐵五金礬砂八石山川所産功用斯多一一
注仙經神仙列仙之傳內景外景之肴皆說脩鍊之功即是長生之藥雅
有深仁行仙者以好生惡段屬己仲人壽有深仁乃為仙行矣無
非不暫停勤行於道克靜於神詞假依倚不可暫輟矣日華
精乘法乘者陰氣復能合陽故以日華制禦其法也月魄鍊
砂靈丹砂陽精亦畜陰用故就月魄以合其靈入聖超凡骨
日月滿足脫落凡胎超昔日之塵蒙見此脩之聖用變化本眞形
易乎昔體成此新功可以羽化升天童顏不老本眞之形自然而化矣

御製逍遙詠卷第二